



护送陈毅进藏

●柯云

早有所闻,慈利县某局退休干部柳庆化曾给陈毅元帅当过警卫员。笔者出于文史工作的需要,请他提供资料。柳老先是婉言拒绝。被笔者纠缠难奈,才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护送陈毅进西藏。

1956年仲夏上旬,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拟举行隆重庆祝仪式。党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祝贺,并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出任团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汪锋为第一副团长,陈毅夫人张茜也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陈毅的警卫班由7个警卫员组成,班长姓陈,小名陈毛,此人与陈毅长相、个子相差不离。我是临时被抽去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本是高教部部长杨秀锋的警卫员,过去虽多次见过陈老总的面,但未直接接触过。大概在部队听了关于他的战斗和外交故事太多,我对他非常钦佩,每次见到他总要多望几眼。没想到这次入藏,竟让我当了他的贴身警卫,真让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好滋味。听人说,我是因为具备两个条件而到他身边当警卫的,一是说我为人诚实,办事认真,二是说我会打枪,虽说不上百发百中,但弹无虚发。

出发之前,我们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风土人情以及简单的日常藏区用语。这时我感到奇怪,干嘛学这些东西?是不是调我去西藏工作?心中纳闷起

来,我是湖南人,怎么能适应西藏那种生活环境呢?后来又悄悄听到小道消息,说是护送陈老总赴西藏开庆祝会。这下子我兴奋了,几乎忘了一切,走路脚板也轻飘飘的了,这该不是梦吧!不几天,组织上正式找我谈话,问我有何意见?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高兴得连连点头。

接着是召开警卫员会,由陈毛警卫长讲了此次之行的任务和纪律。陈老总还亲自给我们讲了话。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们说:“这次任务艰巨,大家要作好两种准备,你们有信心吗?”我们齐声回答:“有!”回答得数我声音最响。事后,陈老总走到我面前,问我多大年纪了?是哪里人?我一一相答。他摸摸我的头笑道:“原来与贺元帅是老乡哟。”从此,他叫我小柳。

赴藏,本可以坐飞机的。因为拉萨机场刚竣工,要等待陈老总去试航,故只好用汽车替代。这次出动近百辆小车,除载运代表团成员和援藏物资外,为了开好这次成立大会,以防万一,还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随代表团一同入藏,去维护大会安全。出发之前,负责后勤工作的领导为我们讲了有关进藏“高山反应”的防护措施,给每人发了一个氧气袋,并介绍了使用方法。

记得那是一个万里无云、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西藏驶进。陈老总戴上太阳

镜,兴致勃勃,不时将头伸出车窗外,我猜想,大概是吉日良辰激发了他的灵感,又开始构思新的诗篇了。一会儿,果然听到他在念着:“朗朗晴日西域行,世界屋脊待亲人”之句。这次是采取逐步深入、逐渐适应的办法行进的,每走一段路,则歇息一下,让高山反应得到适应。尽管如此,我还是为首长的安全担心,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新到的警卫员,深感责任重大,心中反复念着“高山反应,空气稀薄”两句话。到了唐古拉山,我们按规定接上氧气袋,但我仍不放心,时刻问老总:“你没事吧?”他笑了笑说:“放心吧,没啥子事的。”尽管他这样说,我还是心如悬石。因为此时我本人已感到头昏脑胀了。旅途没有接待站,只有道班。在唐古拉下车后,听道班的同志说:“这里有个天下第一温泉。”汪锋同志听了这话,硬是要去一下,就出了意外,先是昏倒,接着是休克,幸好医务人员及时抢救,才免于出事。

事后,陈老总取笑汪锋说:“你差点被孙悟空放走的妖怪吃了吧!”接着他向我们介绍:“这里就是唐三藏取经的路线,据说,这里就是火焰山。”

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行程,翻山越河,一路风光奇丽。陈老总还特别留恋雅鲁藏布江的美丽。我们终于顺利地到达拉萨机场。自治区筹备小组组长张经武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已恭候多时。陈老总下车和他们一一握手后,被安排在拉萨招待所住下了。

陈老总一入藏,即召开代表团成员会议,从严要求自己,并重申几条纪律,他对大家说:“从我陈毅做起,让警卫员监督我。”他又像当年红军、老八路一样,一丝一毫不特殊。由于气候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最普遍的是头昏目眩、恶心。年近花甲的陈老总为了不让大家看出他的真情,忍受着一定的痛苦,装作若无其事。吃饭每次都是三菜一汤,带头入乡随俗。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除集体活动外,还步入民间访问,了解西藏人民的冷暖,倾听下层藏民的心声。

当夜,陈老总就即兴写了一首诗,题为《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是大江,其源甚远流亦长。试看千里春波绿,宜林宜牧宜稻粱。”

有一次,陈老总竟甩开我这个“尾巴”,独自一人到一农奴家中去了。当时,这里虽然已是阳光普照,但仍有从印度那边吹来的朵朵雨云,我吓得魂不附体,好不容易才找到他。没等我说话,他便说:“看你吓成啥样子了。”边说边给我擦汗:“告诉你,这里的老百姓愿意与我交朋友。”一句话把我逗笑了。

开完会,陈老总还访问了巴东等地。他不是听取汇报,就是下基层或到同胞家中访问,一过又是几天。张茜因身体不适,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了,便对陈老总说:“我们能否早点返京?”没想到这句话惹怒了陈老总,他火冒三丈,严肃地批评了她:“西藏虽然条件差点,生活不习惯,可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土,这里的人民要过一辈子,难道我们过几天就不行吗?”张茜受了委屈,伏案哭了,我不由心中一震,原来不太安心的想法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不几天,陈老总又返回拉萨,决定坐飞机回北京。我本想看看这位驰名中外的元帅是如何在蓝天上诗兴大发的,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落在了我的头上,这消息犹如一个炸雷,让我留在西藏了!当天晚上,陈老总找我谈话,给我讲明情况。他说:“这次留你也不是我的意见,而是西藏的达赖看中了你,指名要留下你嘛,算你小子有福气。”接着他讲了前因后果。原来他们非常信任陈老总,长留陈老总在藏是不可能的,那么就留他一个贴身警卫,指名道姓就要我。我只好与陈老总道别。陈老总说:“我们虽相处时间不长,却胜过好几年。”他对张茜努努嘴,张茜会意,将自己一块镀金的瑞士手表送给了我。我怎么也不肯收。张茜说:“你不是没有表吗?戴上吧,对工作有帮助!”这块表我一直戴着,至今也不离开。最后陈老总还叮嘱:“千万注意搞好团结,做好统战工作。”我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送走陈老总不久,我作为陈毅的代表随达赖和班禅访问了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当我们回国时,他还特意送了一头大象。

回国后,我被安排在日喀则作统战工作。由于我的身体状况,组织上安排我于1958年转业了。回家前夕,我向陈老总写信汇报自己的情况,并表示要在家乡好好干下去。他很满意地回了信,还是那句话,共产党员要像种子一样,撒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结果。我将与陈老总相处的照片和信件都带回了家。“文革”中陈老总受迫害,我也在劫难逃,这些宝贵的信物都被造反派给毁了,真是哭干了泪水也难见了。唯一留下的那块手表和那段短暂而难忘的往事——护送陈毅进西藏,将永远刻在我的心上。

(根据柳庆化口述,并查对档案资料整理而成)

(责编 岩春)

(题图为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到达西藏参加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左一为达赖,中右一为班禅)